

紀念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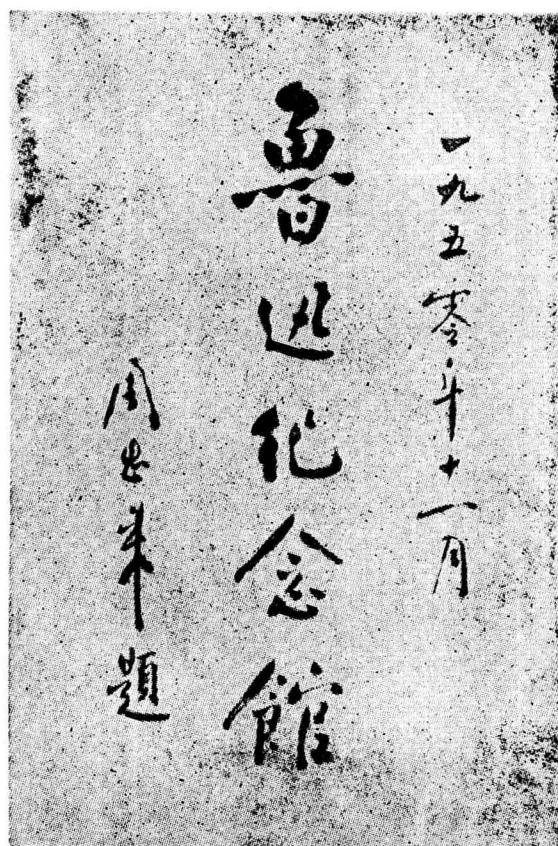
上海鲁迅纪念馆

一九七九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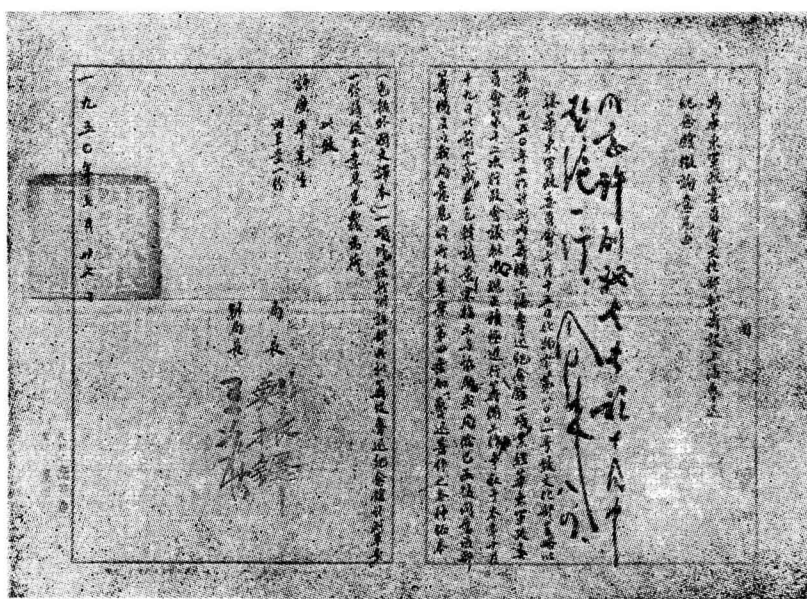
周总理与鲁迅



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周恩来同志题字：“鲁迅纪念馆”



周恩来同志同意许广平同志赴沪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批文

目 录

★ 周总理与鲁迅 ★

周总理有关鲁迅的论述

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辞(1938).....	(1)
在武汉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38).....	(1)
在重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0).....	(2)
在重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0).....	(3)
在重庆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1941).....	(4)
在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5).....	(6)
在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5).....	(7)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会上的讲话(1946).....	(8)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会上的讲话(1946).....	(9)
郭沫若回忆周总理在武汉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38).....	(9)
何其芳回忆周总理在重庆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	(10)

周总理有关鲁迅的活动史料

列为鲁迅艺术学院发起人之一(1938).....	(11)
在武汉参加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1938).....	(12)
在重庆参加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晚会(1940).....	(12)
在重庆参加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晚会(1940).....	(13)
在重庆参加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晚会(1940).....	(14)
在重庆参加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1945).....	(14)
在上海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1946).....	(15)
在上海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1946).....	(15)
在上海谒鲁迅墓并植树留念(1946).....	(16)
在首都参加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大会(1951).....	(16)

在首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1956).....	(17)
在首都参加鲁迅八十诞辰纪念大会(1961).....	(17)
支持《鲁迅全集》的出版(1938).....	(18)
以鲁迅精神教育群众(两则·1939).....	(18)
教育干部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两则·1941——1942).....	(19)
学习马列的同时学习鲁迅(1946).....	(19)
关怀上海鲁迅故居的恢复和纪念馆的筹建(1950).....	(20)
访问北京鲁迅故居(1955).....	(21)
关怀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1960).....	(22)
关怀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工作(1971).....	(23)
关怀鲁迅著作的出版(两则·1971—1972).....	(23)
新发现的两件鲁迅手迹.....	虞 兵 (24)
鲁迅在南京.....	朱嘉栋 (26)
鲁迅在上海活动场所的调查.....	凌月麟 (29)
中国已新生，方向更光明	
——郭沫若同志亲书有关鲁迅的几件手迹.....	周国伟 (35)
关于《人世间》刊载《鲁迅致××》信的考证.....	陈友雄 (38)
编后记	(41)
图 片：	(封二)
1. 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2. 周恩来同志题字：“鲁迅纪念馆”	
3. 周恩来同志同意许广平同志赴沪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批文	

周总理有关鲁迅的论述

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辞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並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周恩来

二十七、十、十九。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武汉《新华日报》）

在武汉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轮着来宾讲演，郭先生首先请周恩来同志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周同志开始了极诚挚的讲词：

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心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並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如景[章]行严口口声“吾家太炎先生”似的而也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

……想到去年纪念鲁迅先生，正是上海抗战危急，而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所以使我们更易想到劲草忠臣的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人格上，都有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鲁迅先生生时，在国难当头或[时]局摇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故[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

在文艺上，鲁迅先生一贯地对旧社会给以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不妥协，不苟且，指

示我们一个光明的前途。即使在反映中国社会腐朽的《阿Q正传》上也显示出伟大的奋斗前途，而鼓励着大众反抗腐恶势力，这是在先生早期至后期都是如此的。

在先生为人上，对于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是深切地关心着，而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个人生活、社交来往也是丝毫不苟且不屈服的。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解放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

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

在文学创作上，也可如此了解。一般常常争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在鲁迅作品中可得到正确的解答。一种写实主义的作品，没有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加以主观见解的。只有主观上抓住最现实的生动材料，起了极深刻的反映，能产生出成功的作品。现实离不开环境及物质的支配，而同时又须有主观的选择，包含了理想的见解，并暗示着光明——奋斗目标，这必然是个好作品，正是鲁迅作品的精神。这理想在今天民族抗战的烈火中，便是争取民族解放胜利，一切以此为目标而奋斗着。今天读〔谈〕抗战，读〔谈〕现实文学，也便是需要这样的作品，才能动员大众，深入人心，而后在方法上、技巧上、也便能更适合现在，更大众化、更通俗化。这种作风，需要我们今天学习的。

所以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挥鲁迅先生的精神，有着强烈的现实反映，未来的光明追求，是我们今天在武汉更加危急，抗战遇到困难，同时也是战争更加扩大时，我们应有的抱负。我们应坚苦不拔，克服困难，为实现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鼓掌）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武汉《新华日报》）

在重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主席老舍先生发言后，即先请周恩来同志起来演说，在演说中，周恩来同志指出了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也可以说是一个“完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及（四）疾〔嫉〕恶如仇，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微细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鲁迅在生活的斗争中，是认清敌友的，鲁迅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

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鲁迅对于友人，特别是对于青年人的爱护更是无微不至，举如鲁迅曾以他辛苦所得的血汗钱来帮助友人，来为去世了的朋友编印遗著，鲁迅对于交友和处事，凡是看不上眼的事皆要加以批评，凡是认为不对的事，都不肯轻易放过，这在他交友上特别可以看出来。最后周恩来同志说，鲁迅是我们一代的文化巨人，是二三十年来文艺界的一位伟大的战士，同时并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嘴及〔笔〕一齐打击敌人！

（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廿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重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接着就请周恩来先生演讲。周先生首先指出了鲁迅先生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而且是一个“完人”。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这四大特点就是：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周先生以响亮动人的言辞阐述着：

“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的生平，即在最细末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毫不苟的，无论是对生活，对事业，都是如此。能够站得稳，抓得住，才能对旧社会战斗。鲁迅先生律己的谨严，就是能站得稳，抓得住。其次是认敌清，鲁迅先生在任何斗争中，都是敌友分明的，认清了敌人，便集中了火力向〔对〕准敌人投射，绝不放松的斗争到底。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我们今天的团结，也正说明了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第三是交友厚。鲁迅先生对于凡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他就要扶植，要帮助。尤其是对于青年朋友，我们看到他在文化生活中，如何提携着青年朋友，尤其是在晚年，在病中犹用尽了自己的力，自己的血，自己的钱，亲自为亡友校印最精緻的文集。只要是目的同，宗旨同，他总是不遗余力的协助。他对于交友的厚道和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第四是嫉恶如仇，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鲁迅先生并不是无原则的交朋友，所以他的对友处事，凡是认为不对的，都要加以批评，绝不轻易放过。即使是早先最好的朋友，但到晚年如有错误，他仍是不容情的指摘。”接着周先生下着这样的结论，结束了他的演说：

“我们综观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他的不朽不是偶然的，乃是因为他具备整个精神，才使他成为二十年来最伟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者！”

.....

（载廿九〔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重庆《抗战文艺》六卷四期

《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

在重庆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

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並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祢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份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不料今年夏天，敌机轰炸的次数特别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仅文章没做，书也没读，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书因为别人要读，也还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却依然没做。时间更一天天的逼紧，许多朋友的纪念诗文，也拿来读了，许多报纸的庆祝诗文，也提前发表了，于是使我志愿要做的文章几乎转成了急待偿还的文债。这一急，直临到郭先生生辰的前夕。这一急，直临到纪念日特刊发稿的最后关头。可是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惯例，然而我却决不能以偿债的心忤，来做献给郭先生的纪念文章。

最后关头总于突破了，书既不能读，专文亦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我还是说我平常所常说的吧！

*

*

*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要並论鲁迅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还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

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在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只不过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响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从这样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宝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了。要说的是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些什么？

……

……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秋白语）。可是鲁迅先生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艺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同时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份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的斗争的发展。这从“切蹉”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有人说，

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的“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

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並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题作：《代论：我要说的话》，略有删节）

在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地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南针。他首先提到鲁迅先生所说：“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他说：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全国如何进入和平建设（文化建设也在其内），这是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心的，这次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决非两党的事，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自然也为文化界所关心。鲁迅先生这句话，告诉文化界朋友，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运动。所以这次会谈，我们与政府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提议能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使在协商国是的时候，文化界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很清楚的讲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之外，文化建设也很重要。如此重要的问题，在协商国是的时候，应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与代表意见。我们希望文化界朋友们，能有意见和主张提出，希望能听到这种意见并反映到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之中，以至能反映在将来的施政纲领和宪章之中去。

接着周恩来同志说：中国的革命文化距离目标尚远，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鲁迅先生作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然而坦途尚未造成。不过中国的文化，也是不平衡的，一方面需要披荆斩棘，继续做开路工作，一方面，我们已看到在中国有些土壤上已有了文化建设。方向是有了的，但须要大家的努力，大家动手建设。其次恩来同志说：我又想到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作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楚认识，

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时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鲁迅先生对文化青年新战士的欢迎，提携、培植不遗余力，这精神也是今天非常需要的。鲁迅先生所说的以上三点意见，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接受的。〔于〕此也看出鲁迅先生的立场和态度。鲁迅的立场是和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的。

最后恩来同志大声地说：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还需要持久战斗下去。旧的封建势力是大的，但是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千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即令我们一代不能完成新文化建设，可是本此精神，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的。接着是一阵长久的热烈的鼓掌。

（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最后是周恩来先生被邀起来说话，他的话清淅而宏亮，在着重处常常挥着阔大而有力的手势。他开始谦逊地说，对于鲁迅先生的研究可说是很幼稚，但他说：“我也读过鲁迅先生许多著作，受过他精神的感召，……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现在抗战结束，怎样和平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全中国、全世界共同注意关心的事，所以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

“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现在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文化界、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一定会认识到政治与文化是脉息相关的。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在将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主张要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提出文化界的代表意见和主张，包括在施政纲领中去，宪法中去。因为和平建设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建设之外，更包括着文化的建设。

“……我们必须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要斩荆披棘，一方面就要开辟道路。过去我们的新文化是批判的居多，建设的较少。敌后解放区，虽说有了新的方向，成就也不大，这工作必须要大家动手来建设。

“我又记得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说明了，指示了我们三点：第一点，和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他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认识清楚了，如

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就文化建设的胜利也还不易获得。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应该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广泛地吸收文化战士来参加，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点甚为重要。

“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我热烈地期望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对自己严，对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要恨到不惜“打落水狗”的精神，今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都是为了团结。这样，才有力量持久下去，把中国新文化在中国的土壤上培植，生长起来。持久下去，十年，二十年……”

“五四以来，二十多年的新文化运动，已有巨大的成绩，但任务尚未完成，旧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还在迫害着我们！我们要本着鲁迅先生一个倒下去，千万个跟上去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一定能使中国的新文化开出奇花，结成异果，使大家享受新文化的幸福！”

周先生用他宽阔而舒展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话，会场中飞扬起长时期的热烈的掌声。

（载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周报》第九期，略有删节）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会上的讲话

接着周恩来同志在不息的掌声中上台讲演。他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象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

的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的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祭会上的讲话

继由司仪宣布，请来宾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演说。自司仪宣布至周氏步至台前，全场掌声久久不息。此为周氏在沪向群众作第一次公开演讲，群众欢迎之热情，在周氏立于台前良久不能发言之雷掌声中表现出来。周氏首言鲁迅先生为中国民主团结而呼吁，但十年之后，先生所期望者仍未见诸实现，殊为惭愧。继谓：“兄弟於十年前鲁迅先生逝世前后与政府当局开始进行谈话，继续至今日，十年於兹，仍旧一无成就，站在鲁迅先生遗象面前，实深惭愧”。周氏以下即引据郭沫若先生之演词，谓“鲁迅先生之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实为先生最基本的观念，我人今日应对千夫所指万夫所指之独夫横眉怒目而视，即我人应有坚强不屈之精神，反对千夫万夫所指的独裁者，但同时对于人民则俯首贴耳顺从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为我中共之目的。我人愿如顺从之牛，为纯洁朴实如孺子之人民忠诚服务，现在兄弟愿在鲁迅先生遗象之前，在今天在场参加纪念鲁迅先生的诸朋友面前，郑重起誓，我人即使在被迫之自卫战争中仍旧主张和平谈判，我人愿为争取中国之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而为人民尽牛的责任。”以下周氏又谓历史上奴隶主、专制主、暴君独裁均已被推翻与消灭，但奴隶、被压迫者与人民，却一代一代地生长起来，所以今天的独裁者也必被打倒，人民的力量必将胜利。最后周氏指出鲁迅与闻一多先生为中国人民的两条牛，我中共人士愿意做中国人民的牛，並号召愿大家都做中国人民的牛。周氏演说时，每有警句，全场掌声如雷，演说毕，尤为响亮，久久不息。

（载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时代日报》）

郭沫沫回忆周总理在武汉鲁迅逝世二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

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他的小说主要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对象不同,因而文体有别。小说平易近人,杂文则峻劲淬砺。我们是应该抓紧那种精神,而分别学习。

恩来、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恩来的话最为精彩,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紧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中国催生,一直战斗到死。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今天的“疾风”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据乃超告诉我,那次恩来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郭沫若:一九五一年群益出版社《抗战回忆录》(第178—180页))

何其芳回忆周总理在重庆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在和国民党谈判之中稍微有一点间隙,在重庆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在天官府街郭沫若同志家里召开。……

……

他这次讲话的第二部分,谈到郭沫若同志和茅盾同志。他先讲五四运动以后,当时一些知名的文艺团体起了什么作用,鲁迅起了什么作用,还讲到创造社和鲁迅的关系。他说,鲁迅起的是最好的作用。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在革命的文艺界,鲁迅的思想的革命性、深刻性和影响最高最大。创造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冲破封建枷锁,也是进步的。他对郭老五四运动的新诗作了肯定,说那些诗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对青年的影响很大。

(载一九七八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何其芳遗作:《回忆周恩来同志》)

——《中国交响乐》第一乐章的一些片断)

周总理有关鲁迅的活动史料

列名为鲁迅艺术学院发起人之一

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把它从中国赶出去；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一致奋起，各党各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前线和日寇作浴血战斗的干部中，在后方动员工作中，都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有力干部，这是毫无疑义的。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缺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决非我们少数人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这也就是帮助了我国英勇的抗战更胜利的进展，以至获得最后的胜利，把日寇赶出中国！

发起人： 毛泽东 周恩来 林伯渠
徐特立 成仿吾 艾思奇
周 扬

（选自《创立缘起》油印件）